

价值危机:当代人类困境的实质*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Mankind Originates
from Crisis of Value

陈敏豪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研究员 上海 200085)

人类今天遇到的种种困难,皆起因于昨天的错误,而今天的错误又将加重明天的困难。未来世界的面貌不完全是未来人所作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的决策及其实施的结果。前人、现代人决策失误必然造成的艰难局面,就是今人、未来人正被迫接受或将要被迫接受的苦果。

今日世界,那些最荒凉、最衰落、最困苦的地区,大多是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曾经是世上最繁荣、最昌盛、最富裕的地区。曾经或现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族,也大多是在文明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曾经创造过辉煌业绩的人民。历史上,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的遗迹所过之处,留下的大多是贫瘠、乾涸、令人悲凉的荒漠。文明发展史上那些最光辉灿烂的成就,几乎都导致了奠定文明基础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自然资源加速毁灭。享受文明成果最多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困扰和危机也最多、最严重。当代人的列祖列宗从来不曾像他们今日的子孙这样骄傲自豪过,可是,往日的世界也从来不曾像今日的世界这样岌岌可危、急需拯救。

这历史与现实的荒诞,向我们推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每一代人(特别是其中的决策者)究竟应当怎样衡量自己创造的文明成就,又应当如何评价自己决策与行为的功过得失?

关键在于价值,在于价值的取向与判断。

通常情况下,解决意见分歧的困难,往往并不在于科学判识和技术过程的精确性本身,而在于对价值和利益判识的差别。价值是决策的灵魂,是影响文明发展方向的指针,也是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认识基础。实利主义哲学的长期盛行,使人类习惯于以单一性的价值尺度而不是以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作为决策基石。古往今来的错误决策大多产生于错误的价值观念,种种错误决策及其实施后果的积累,终于堆砌成当今人类深陷其中的巢穴。可以说: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危机,本质上都是价值误判误导的危机。

历代,特别是产业革命以来,传统价值观念的致命伤就在于实际上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甚至无视经济发展永远不可能摆脱与其相互制约的生态背景,总想把经济活动孤立起来,企图在这个非线性运作的生态世界里实现经济的线性增长。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主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标竿和文明发展的最高目的,其它目的——不论口头上喊得多响——都沦为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东西。经济增长这个最高目的的合理性是无须证明的,然而认识的狭隘性和实践的盲目性恰恰在于其它一切价值都按照它们对实现最高目的所起作用的大小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当代世界价值危机的特征表现为人们观念中的价值缺损,而缺损最严重的部分之一则是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是人类社会多样性价值体系中一根极其重要的价值标竿,但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往往对之在口头上加以承认,而在行动上则加以排斥;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为代价换取经济线性增长这一令人忧伤的世界性后果,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在生态价值缺损的巨大阴影笼罩下,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级别最高的“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的会名本身,就是对人类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次强有力的矫正,大会会前和会上的所有议题及其引起的论争,无不涉及生态价值问题。尽管并非每一位与会者对此都持心悦诚服的认同立场,但生态价值这根被长期忽视的标竿毕竟取得了它在人类决策价值基础中本来就应当占有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青年学者章和杰知难而进地选择了生态价值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并在论文基础上扩展、发挥,写就了此刻正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生态价值问题的专著《生态价值》。

作者在对哲学、经济学固有价值观进行审视、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生态价值问题的认识,从真、善、美的多重角度探讨这个命题的本质意义。他采用数学、概率统计的方法,建构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价值指数模型,并作了将生态价值指数转化为生态价值的尝试,论证了应将生态价值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问题。书中不乏新颖的观点和议论,表现出作为一位青年学者的理论勇气和进取精神。生态价值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深邃的发展中学术领域,因而不能苛求作者在这本书里对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都给予圆满的解决,重要的是他已经迈开步伐,走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关于生态价值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了。

(责任编辑 蔡德诚)

* 此文系应1996年3月台湾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生态价值》一书作者章和杰之邀为该书所作的序言。